

60 張宗昌之死

張宗昌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三二），字效坤，山東掖縣（今萊州市）人。家境貧寒，清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年）赴東北謀生，修築中東鐵路，在煤礦、金礦幹過苦力，後流落到符拉迪沃斯托克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，黃興派李徵五到東北招兵。張率領一兩千人投奔李，被委以「管帶」（營長），從海路至上海，在滬軍都督陳其美麾下任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，歸第三師節制。一九二二年任江蘇省第三師騎兵第三團團長、第五旅旅長。

一九二三年二次革命，張宗昌隨第三師被派往徐州抵禦南下之北洋軍。七月，在前線倒戈，投靠北洋宿將馮國璋，加入直系，先後擔任江蘇陸軍軍官教育團監理、江蘇將軍公署副官長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，馮出任代理總統，張任總統府侍衛武官長。五月，奉袁世凱、馮國璋之命，

派人（程子安）刺殺陳其美。一九一八年，出任江蘇第六混成旅旅長，隨張懷芝赴湘參加對南軍作戰，因戰功升任暫編第一師師長（是時韓復榘在湖南常德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營長）。一九二〇年，南軍將北軍逐出湖南。一九二一年，率部入贛，被江西督軍陳光遠計誘繳械。北上直隸保定，投奔直魯豫巡閱使曹錕，被吳佩孚等直系將領拒之門外。一九二一年，張赴奉天，皈依張作霖、張學良，由直系轉入奉系，先後任巡署高級顧問、憲兵營長等職。不久，俄國內戰，潰敗之白俄軍進入中國東北地區，被張收編，實力大增，升任綏寧鎮守使兼綏寧剿匪司令。不久，張調至瀋陽，出任奉天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，下轄四個團。一九二四年九月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，張任奉軍第一軍副軍長（軍長李景林），率部出關，所向披靡，促成奉軍山海關大捷。與此同時，馮玉祥回師北京，發動北京政變，韓復榘時任馮軍旅長。張入關後，收編大量直軍敗兵，隊伍迅速發展到五萬餘人，在山東（山東省善後督辦鄭士琦）出任宣撫軍第一軍軍長。

張作霖向江南擴張，張宗昌奉命率部沿津浦路南下，一路兵不血刃，占領淞滬。段祺瑞政府任命盧永祥為江蘇軍務督辦。張想奪取江蘇地盤的願望落空，遂把部隊撤往江北，集中徐州。張作霖授意段祺瑞免



前山東軍務督辦、安國軍副總司令張宗昌

去鄭士琦（皖系）山東省軍務督辦職，由張宗昌取而代之。一九二五年四月，張開府濟南，督魯三年。

一九二五年末，馮玉祥國民一軍兵臨天津，緊逼直隸軍務督辦李景林；河南軍務督辦岳維峻之國民二軍也趁機進擊山東。張宗昌率部奮力反擊，將國民二軍逐出山東。李景林軍卻被國民一軍擊潰，由天津退往山東，與張之魯軍聯合組成直魯聯軍，張任總司令，李任副總司令，極盛時期達四十萬眾。是時，韓復榘任國民一軍第一師師長。

一九二六年三月，時任國民一軍津浦線防務總司令之韓復榘與張宗昌、李景林之直魯聯軍在津浦線北段激戰，韓軍南下，兵薄滄州。

四月，直魯聯軍與奉軍聯合進攻北京國民軍。韓復榘為保衛京畿，率部在京津線上與直魯聯軍鏖戰。

一九二六年夏，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。孫傳芳與奉系重新修好，共同對付北伐軍。十一月，由張宗昌、孫傳芳聯合倡議，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。十二月一日，張作霖宣誓就職安國軍總司令，任命張、孫為副司令。

一九二七年初，張宗昌調集十餘萬軍隊南下援助孫傳芳軍，進駐上海。三月下旬，北伐軍占領南京、上海，隨後又渡江北進。魯軍節節敗退。是時，張得到情報，指第八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與北伐軍暗中聯繫。張指使部將褚玉璞於四月四日在濟南將畢誘殺。

五月，馮玉祥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身分率部東出潼關，參加北伐。十月，馮軍在隴海線上對張宗昌軍發動「馬牧集之役」。馮軍首戰失利，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鄭金聲被張宗昌捕獲，押解濟南殺害。張也因此在此數年之後招來殺身之禍。韓復榘時任第二集團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。

六月十八日，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就任安國軍大元帥，並宣布成立安國軍政府，張宗昌被任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第二軍團軍團長。

從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六日，歷時一半個月，第二集團軍在豫東及魯、豫、皖、蘇交界地區先後進行了四次重大戰役，即第一次蘭封大戰、第二次蘭封大戰、第一次攻徐之役及第二次攻徐之役，均取得重大勝利。韓復榘軍在四次戰役中都擔任主攻，重創張宗昌軍。

一九二八年春，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軍聯合北伐。奉軍節節敗退，張宗昌於四月底率部離開山東，撤往天津、灤州。六月初，張作霖決定退出關外。六月四日，乘火車離開北京，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。張作霖歿後，張宗昌尚有五萬人馬，被張學良阻於關內。九月，白崇禧率東征軍進抵灤河，包圍張部。張夤夜桴海逃亡大連。十二月，韓復榘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張宗昌與褚玉璞、方永昌糾合餘黨登陸山東龍口、煙臺。六月，被舊部劉珍年擊潰，逃回大連。九月赴日本別府住閒一年。一九三〇年秋返回大連。是時，中原大戰剛結束，張學良入主北京，韓復榘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。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日寇侵占東

北，東北軍退入關內，張學良出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。一九三二年春，張宗昌從大連回到北京，居住鐵獅子胡同私邸，由張學良每月供給四千元維持生計。

張宗昌身高一米九〇，體格魁梧，其人性豪放，重義氣，擅槍法，通俄語，揮金如土，奉母至孝。

一九三二年七月，熱河告急。十九日，韓復榘離濟，乘專車前往北平，參加北平政委會常務委員會，同行的有石友三、葛光庭、劉熙眾、張聯升、李長清等。二十四日上午，韓復榘、石友三同訪張群（蔣介石代表）、蔣伯誠及張宗昌。三十一日，張繼、張群、蔣伯誠在北海董事會宴請張學良、韓復榘、吳佩孚、張宗昌、萬福麟、于學忠及其他北平政委會委員。是日，北平政委會閉幕。八月一日下午一時，韓復榘等一行乘專車離平返濟。

韓復榘去北平開會，其間與張宗昌見過三次面，一次是七月二十四日上午，韓與石友三同訪張，地點應是在張鐵獅子胡同私邸；一次是三十一日，張繼、張群、蔣伯誠代表南京方面請客，韓與張都是被邀請的客人，地點在北海董事會。此外，前西北軍宿將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裡還提到過一次，地點應是在韓下榻處，很有可能是在東絨線胡同四十七號。劉回憶說：「後來韓向方當山東省主席，張宗昌由日本回國，住在北平。有一次韓向方來北平，我們去看他，不久，張宗昌也來訪韓。這是我與張初次見面，看他那高大的個兒，山東口音，舉止言談，確是粗獷。我們想張來一定有事，就提前辭出。過了不久，張宗昌就去濟南……」（劉汝明：《劉汝明回憶錄》。）

劉汝明說得不錯，張宗昌找韓復榘「一定有事」，究竟是什麼事呢？鑑於他兩個月後便去了濟南，肯定是與韓談去山東的事。至於張為什麼要去濟南，有種種說法：

一，盡孝說：張宗昌在外闖蕩多年，忽蒙倦鳥歸巢之意，欲回歸故里以度餘年。古稀老母思鄉之情更切，張是出名的孝子，乃以回籍掃墓（有說是為先祖「燒寒衣」）為由，致韓復榘一長函，意在試探其態度，再定行止。三日後，韓覆張電，除表示仰慕之情外，更有「請早日命駕，以慰嚮往之願」語。

二，抗日說：一九三二年三月，日寇侵占熱河。張學良擬收復熱河，以東北軍宿將張作相主持軍事。張作相受命後提議再啟用張宗昌，張學良同意。張宗昌已是「光桿司令」，又手無寸鐵，張學良擬調駐山東之孫殿英部開往熱河，歸張宗昌節制。張學良曾就此事與韓復榘協商，徵得韓同意。一九三二年七月，韓應張學良之邀赴北京開會，其間與張宗昌會談，氣氛十分融洽。隨後便有張宗昌濟南之行。張此行目的，一是要確定孫部北調技術細節，如輜重補充等；二是要提取被濟南交通銀行（一說是濟南中央銀行分行）凍結之張名下四十萬元存款，用於孫部開跋費用，請韓協助解決。

三，陰謀說：張宗昌有東山再起之野心。張督魯三年，在山東有較強的基礎，成為韓復榘心腹之患。張有舊部，如徐源泉等在國民黨軍中供職，對蔣也是一個威脅。韓與蔣之代表蔣伯誠密商，決定將張宗昌誘至濟南，乘機殺之。於是，韓於一九二七年七月赴北平，與張會晤，詭稱

山東匪患嚴重，擬由山東軍方出兩旅，張在山東招集舊部兩旅，共組建兩師，由張擔任「山東剿匪司令」。張欣然同意。韓又將刺張計畫密告馮玉祥。馮極表贊同，並向韓推薦鄭繼成以「替父報仇」為名殺之。韓由北平返回濟南後不久，張宗昌便收到韓派出人送來的許多禮物和一封親筆信，邀請張速到濟南，「共謀大事」。張看信後，覺得機會來臨，決定南下。

三種說法中，以「陰謀說」最流行，最引人入勝。由於各種說法都沒有人證物證，皆為揣測、傳說，其中真真假假，識者只能見仁見智了。

九月一日夜，張宗昌乘火車啟程赴濟南，隨行的有參謀長金壽良、秘書長徐曉樓、承啟處長劉懷周、副官長程榮、副官劉長清、李文征、夏廷芳等及衛士二十餘人。臨行前，據說曾有人勸阻張取消山東之行，以防不測。至於是哪些人勸的，眾說不一：有說張母，有說張之幕僚（如原參謀長李藻麟），有說張學良，更有說吳佩孚的。

二日上午九點，張宗昌一行到達濟南，石友三、程希賢、張受騫（張之舊部）等到站迎接。下榻緯二路石之私邸。是日，張赴省府拜訪韓復榘。受到韓復榘的盛情款待，當晚韓在石寓所設宴為張洗塵。據傳，在酒宴上，曾有石騙取張手槍之戲劇性情節。

第二天，張宗昌突然提出要回北平。張在濟南只住一夜就要走，顯然很不正常，究其原因，仍是眾說紛紜。

一說是：張宗昌原籍屬劉珍年防地，張欲回籍掃墓，須得劉首肯。劉雖曾是張舊部，但其人

是個慣於投機取巧的軍人政客，眼見張已無利用價值，又是國民政府通緝的要犯，與張攬在一起會引起南京方面的不悅，於是便以「地方不寧」為由，拒張前往。張悵然歎曰：「劉珍年到現在還和我過不去，不回家了！」遂決定立即返平。

一說是：張學良得知張宗昌已成行，十分著急。九月二日，張學良借張宗昌姨太太之名給張宗昌發一電報，假稱張母病危，讓他馬上返回北平。三日上午，張宗昌接到電報，萬分焦急，即向韓復榘說明及辭行。韓復榘當即派人為張宗昌訂了三日下午六點二十五分的火車票。

一說是：韓復榘在省府西花廳設宴招待張宗昌一行，張入座後，還顧一周，大驚失色，執意要退席。問其原委，張解釋說，他最忌數字「十三」，而同席者正是十三人。於是陪客中退去一人，但張仍忐忑不安，似有某種不祥預感。

一說是：韓復榘為刺殺張宗昌而周密布置後，派程希賢敦請張暫回北平，等待中央委任令，以便在張離去時，於車站下手。

一說是：韓復榘不願鄭繼成在自己轄區內作案，乃暗示張宗昌有殺身之禍，促其盡快離開濟南。

三日午後，韓復榘在石友三寓所設宴，為張宗昌餞行。

張宗昌乘坐的是平浦二〇二次快車，二〇八號頭等客廳車，列車停在第二月臺南第七股道上，開車時間是下午六點半。石友三、程希賢、張受騫等到濟南火車站為張送行。開車前三分鐘，

張從車廂下來，在車門口與眾人握手告別。突然山東省府參議鄭繼成及其隨員陳鳳山（鄭父鄭金聲舊部）從人群中跳出來，舉槍向張射擊（有說是鄭射擊，有說是陳射擊），但槍未響。張奪路而逃，刺客（有說鄭，有說陳）在後尾追。張的承啟處長劉懷周向刺客開槍，刺客摔倒，未被擊中。劉被另一刺客擊斃。鄭、陳繼續追趕張，突然四周槍聲大作（據說有一輛兵車停在第十股道上），張倒在第三月臺北面之地第七股道上（不知是絆倒，還是被擊倒）。鄭、陳趕上來，向張連開兩槍後，鄭大呼：「我是鄭繼成，為父報仇，現在投案自首！」鄭被循聲而來的士兵抓獲。陳逃走後自首。張被送往醫院搶救，因傷勢過重，途中殞命。

事後又有傳說，據法院屍檢報告，張宗昌頭部致命一彈，為步槍子彈，而鄭繼成、陳鳳山拿的均是手槍。

張宗昌遇刺後，其遺體由韓復榘代購棺木厚殮，運至濟南南皖新街安徽鄉祠停放。九月十一日，張氏原承啟處長王金鈺（韓復榘好友）代表張家屬與韓的副官長韓文秀接洽，要求將張的靈柩運回北平。韓即飭令濟南火車站為之備車。午後二時半，張氏靈柩被安置在一輛鐵篷車上，附掛北去之津浦一〇次列車赴平，次日停放什剎海後海廣化寺。十月九日，下葬於北平西郊香山普安店塋地。

張學良及其他政府要人致電韓復榘，詢問張案真相，所得覆電均稱：

「（銜略）張宗昌到濟，臨行在車站被刺，當時殞命，兇手已獲，是前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師

師長鄭金聲之子鄭繼成。特此電聞。弟韓復榘。」

鄭繼成、陳鳳山被韓復榘軍隊逮捕並押往第三路軍軍法處，九月二十四日轉送山東省高等法院，旋又交濟南地方法院。鄭承擔了所有責任，陳不久獲釋。十月十九日，鄭以「預謀殺人罪」被判有期徒刑七年。

鄭繼成為父報仇，刺殺張宗昌，投案自首的消息傳遍全國，鄭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《北平晨報》載：閻錫山、商震、張之江、宋哲元、孫連仲、梁冠英、龐炳勳、劉鎮華、孫殿英等，先後致電韓復榘，謂鄭繼成刺殺張宗昌案，情有可原，請從輕處理或予特赦。長江各省來電尤多，一致同情鄭繼成，請求韓對其予以特赦。馮玉祥則派員赴濟，為鄭說情。馮玉祥南京方面蔣介石、陳立夫也分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，認為「法律不外人情」，而鄭應該「俟法院判決後，如科罪過重，再援特赦條例辦理」。一九三三年一月，南京司法行政部核准行政院，責令濟南地方法院將鄭予以「特赦」。

社會上流傳張宗昌被刺前後的故事版本極多，皆不足為據。第三路軍軍法處特別偵諜隊有個叫王慰農的人，若干年後寫了篇回憶文章，說：「十年之後，（鄭繼成）在商丘作了漢奸頭目張嵐峰的座上賓，我那時也在張部鬼混，和他朝夕見面，後來也就無話不談了。有一天，我問他殺張宗昌的經過。他說『你見過馮先生印的《鄭繼成為父報仇》的小冊子嗎？上面寫得很清楚。』我說：『你別瞎吹了，那本小冊子靠不住。』鄭說：『你怎麼知道靠不住？』我說：『你的事略

和殺張的經過是我寫的。當時陸實君從濟南看守所拿來由你口述、由他筆記的材料交給我，我認為這些材料不漂亮，大部分不能用。我只採用了幾點，把它加以誇張渲染，並臆造了一些事實加進去，寫成了英雄式的小傳，那怎麼會靠得住呢？」——接下來他又『爆料』說：「殺張宗昌是韓復榘有計畫、有布置的行動，叫你頂名去幹的。石友三繳了張的械（要了張的手槍），是為了你和送行者的安全；珍珠泉西花廳的宴會上，可能有人露了馬腳。以致張有些察覺；再有，法院檔案裡的驗斷書上明明寫著張宗昌是被步槍打死的，就是奉韓的命令，被預先停在十股道上的兵車打死的。」^{（註一）}看到這裡，人們不禁會想：既然那本流行甚廣的小冊子都可以被王某人「誇張渲染並臆造」出來，那麼他接下來的「爆料」還「靠得住」嗎？

多年來，普遍認為張宗昌是被韓復榘設計誘殺的。理由是張圖謀在魯捲土重來，威脅到韓在山東的地位。筆者以為，一九三二年的張根本不可能對韓構成威脅，因此韓也根本不可能處心積慮，設計謀殺。

想當年，張宗昌擁有四十萬大軍，又與孫傳芳聯手，以奉軍為後盾，尚且不是國民革命軍的對手，在豫東被韓復榘打得人仰馬翻，現在他一個光桿司令就想回到山東，拉起舊部，一舉消滅第三路軍，推翻山東省政府？其舊部劉珍年，連他回鄉掃墓這樣一個簡單的要求都斷然拒絕，還能為他賣命？即便他有這個能力東山再起，蔣介石能答應嗎？儘管蔣不喜歡韓，但也絕不會讓山

（註一）王慰農：〈韓復榘的特諜隊和張宗昌的被殺〉，《一代梟雄韓復榘》，第一百二十一頁。

東落到張的手中，他黃埔系的人還眼巴巴等著哪！

也許有人會舉出一九二九年三月，張宗昌率褚玉璞、方永昌等魯軍殘部由大連乘船，進攻膠東的例子，證明張仍有企圖東山再起的野心。但一九二九年不能與一九三二年同日而語。一九二九年正在中原大戰前夕，群雄逐鹿中原，無人顧及膠東一隅；日軍占領膠濟鐵路，國民革命軍不能越過日軍防地，膠東實際上成為一塊飛地；劉珍年駐膠東五個師，其中劉開泰、李錫桐、施中誠三個師都是方永昌忠實舊部；張宗昌舊部孫殿英正駐防山東；當時的山東省主席是軍人政客陳調元，軍事實力很有限，整個形勢。看來尚有可為。但儘管如此，張在膠東還是損兵折將，一敗塗地。一九三二年，連張學良都「易幟」三年有餘，一個在張學良那裡吃閒飯的張宗昌還想推翻國民政府，打出「五色旗」來？

殺人是要有動機的，韓復榘與張宗昌素無仇隙，張又對韓不能構成任何威脅，韓為什麼非要殺張不可？

韓復榘在山東，對於下野的軍人，即使曾經是戰場上的對手，一律優禮有加，如靳雲鵬、靳雲鶚、李景林、孫傳芳、張聯升、馬良、張驥伍、趙明遠等皆是。韓沒有殺害下野軍人的記錄。何思源說過：「韓復榘雖然好殺人，但他不是陰險人。」（註二）

臺灣《山東文獻》雜誌曾登載張蘊珊撰寫的文章〈狗肉將軍張宗昌遇刺始末〉。作者認為，

（註二） 何思源：〈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三十七輯，第二百零八頁。

刺殺張宗昌一事，不僅與韓復榘無關，而且韓曾暗加防範，理由如下：一，張回裡掃墓乃為人共知之事，而張到濟南只停一夜，忽又要返回北平，此等飄忽行動，除韓對他有所警告外，別無任何理由。二，張回國後已成孤家寡人，手無寸鐵，韓若有心圖之，隨時隨地皆可置之死地，何必選定自己轄區內的濟南，惹人非議？三，韓如蓄意殺張，指派任何人行刺均可，何必非派身為省府參議的鄭繼成，如此豈非明白示人「事出於己」？

刺殺張宗昌的主謀究竟是誰，社會上有各種猜測。議論最多的還是前西北軍人。鄭金聲是西北軍老人，其人慷慨豪爽，在袍澤中人緣極好。張宗昌殺了鄭，可謂是犯了眾怒。也有人認為，張之死與陳其美之死不無關係。一九一六年五月，袁世凱、馮國璋指使張宗昌派人（程子安）刺殺陳其美。而陳是蔣介石的結拜兄長，又是二陳（陳果夫、陳立夫）的叔父。張當初哪裡會預想到，一九三二年的中國將是「蔣家天下陳家黨」？

韓復榘不是策劃者，但肯定是知情者，因為要在韓的地面上，刺殺韓請來的客人，想瞞過韓是不可能的。這裡有馮玉祥的日記為證。

「郝鵬舉來，談話如下：一，見韓說的具體辦法。二，鄭繼成給韓之信時，張×（鉞）之言論，其意在制止鄭，而韓則說，不必管也。」（註三）

一句「不必管也」，將韓復榘在張案中扮演的角色暴露無遺。

（註三） 《馮玉祥日記》，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。

應該說，張鉞是最有理由勸阻韓復榘的。六年前，他親歷張之江在廊坊車站截殺徐樹錚的一幕。儘管張是奉命行事，而且也不是張的人下手，但案子發生在張的轄區，以致十幾年後，徐的後人還上法院狀告張殺人之罪。

無論如何，韓復榘默認別人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殺人，充分暴露出他在政治上的糊塗與幼稚，其結果是至今仍在替人背黑鍋。

